



文／蔡靜宜 臺中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社工

用寬恕 找到答案

目前長期酗酒患者增多，除了個人身心受到影響外，也衍生出家庭衝突及婚姻破裂的問題。家庭支持薄弱及衝突的情形常烙印在酗酒病人身上，經常找不到家屬願意協助醫療事宜。病患阿仁（化名）就是一個例子。

長期酗酒缺責任 罹病親友不搭理

去年年初時，加護病房因阿仁為遊民身分且無健保，而照會社會服務室提供協助。吊兒郎當一副不太愛理人的樣子，也很少用正眼看人，是我對阿仁的第一印象。與阿仁初次會談時，他說：「反正沒有人會願意理我。」這句話帶有一絲憤怒也有一些悲傷情緒，又說，之前生活都靠自己，親友聽到他的名字就感到害怕，其餘便不願再多談。

這樣的情況衝擊到當時剛從事醫務社工的我，是什麼樣的理由讓手足及親友不願意理會。雖然對長期酗酒的病患來說，家庭支持度薄弱，甚至不願意理會的情況很常見，卻更也導致酗酒病患持續依賴酒精。基於協助阿仁後續就醫，仍需要與家屬取得聯繫。

透過與阿仁在他院就醫時曾協助的社工取得聯繫，我找到了阿仁的前妻——阿玉。如意料中的反應，阿玉一聽到

是醫院打來的電話，突然憤怒的回應：「我跟他離婚快十年，已經毫無關係了，為什麼還要一直被她賴著不放！」電話這方的我，心情突然變得複雜，話雖如此，阿玉仍到醫院來了解阿仁的醫療狀況，阿玉表示曾跟阿仁的妹妹聯繫，但妹妹連簽同意書都不願意，也不想再接到阿玉的來電。不知是基於同情、被迫或往昔的情誼，雖然阿玉無奈的表情寫在臉上，但仍積極了解阿仁的身體狀況，即使阿玉一直覺得她是被迫，但從她的態度看來，似乎並非如此。

原來阿仁以前經常酗酒，工作也不固定，常常與同事發生爭執後，便離職不做，且經常往外跑，房子雖在阿仁的名下，但房貸及生活開銷、養育三名子女都是由阿玉一肩扛起。對阿玉來說，阿仁是一位極不負責的丈夫，把家丟下之後，人要不是不見，不然就是去喝酒，也經常找人打架。但阿仁卻也像個夢魘，雖然已經離婚了，仍舊會常回來找她，讓她擺脫不了。

在阿仁出院當天，出院手續還沒完成之際，他在社服室外的協談區，起身就打算離開醫院，當時的我對他的行為感到憤怒，覺得他果然很不負責任而趕緊把他拉回社服室。因阿仁的健保卡還在他院，因此我再三叮嚀他記得把健保卡拿回來，以利協助其恢復健保。完成出院手續後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不求交通費或生活費用，不曉得是自尊還是不願麻煩他人，寧願自己走了兩個小時回到落腳處。原本我不抱著期待他會回來補卡，但三天後突然在社服室看到他的身影，或許他並非完全不負責任的人。

酒醒步正軌 生命漸凋零

阿仁雖然看起來無責任感又率性妄為，但他總是完成我需要他做到的事，並且努力打零工償還醫療欠款，而我僅提供申請急難救助的訊息及協助恢復健保。接下來的會談中，阿仁跟之前我遇到他時，已經有些改變，態度也較以前沉穩，昔日渾身酒氣的樣子，與現在的他扯不上邊，他也引以為傲向我炫耀說：「我已經很久沒喝酒了。」

讓我最感意外的是，有次阿仁騎著機車載著一位老阿嬤前來詢問轉院流程。這跟他之前對人愛理不理，不然就拳腳相向的態度截然不同。一直到去年八月，就未見阿仁再來住院過，因為他沒聯絡電話也沒手機，後來的情況便無法知悉。

直到今年，阿玉突然來社服室找我，我才知道阿仁前一天在本院的



急診室，他近一兩個月的病情又惡化，並多次住在他院的加護病房。爾後阿仁再度因為路倒由救護車送至本院，再度看到他的病況，腹部積水嚴重，並且因肝昏迷的關係，意識並不清楚，一直到隔天才逐漸清醒，看見我到病房時雖然偶爾會開幾句玩笑，但臉上卻多了幾分惆悵。

這幾個月的他好不容易開始固定從事保全的工作，卻因病情惡化，多次進出醫院，他得意的說：「原本我要調來臺中慈院附近的小學工作，然後再出其不意來慈院找你，要嚇你一下。」突然臉一沉，他又說：「但醫師告訴我現在身體不會再好起來了。」因為覺得自己身體逐漸惡化，不願再浪費時間及資源，而一直不願配合治療，並吵著要出院，我希望他病情穩定時再談出院。但他仍堅持希望回到工作崗位，不願再麻煩別人。

我其實對阿仁急著出院的理由仍感到不解，他本身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很清楚。在一天內我與阿仁會談三次，主要是希望阿仁能繼續接受治療，但阿仁仍拒絕，僵持了三天，在醫護人員期望有家屬能協助出院的情況下，於最後一天接近中午之際，我無奈的與阿玉聯繫，電話那頭的她，情緒仍有些激動，為什麼有狀況時還是要找上她，她也提到自己的身心壓力大，已固定到身心科拿藥，也將近崩潰的邊緣，聽到她的回應，我不知道我這樣做是對或是錯，但下午她仍出現了。每次看到阿玉或聽到她無奈的聲音時，我心中總湧起不捨，心想如果我是阿玉的話，我會怎麼想、會怎麼做呢？

以病人為師 增進能量與勇氣

在我擔心阿仁出院後的狀況時，一個禮拜後，突然接到護理站來的電話，表示有位病患無家屬前來，經查詢之後，發現是阿仁又再住院了。但這次的他病況嚴重惡化，並引發敗血症，主治醫師表示阿仁可能熬不過這兩天。我趕緊與阿玉聯絡，告知阿仁的病況危急，帶著同理的心情，我在電話中跟阿玉說：「不好意思，每次只能跟你聯絡，其實我能諒解你的心情，但這次真的需要你來院一趟。」聽



■ 透過幫助病患的過程，靜宜了解社工應該擔任協助者與協調者，只要有心，就有力量可以改變。攝影 / 梁恩馨

到我這段話，阿玉的口氣不似以前激動，她說：「我已經原諒他。這幾天我想了很多，也因為沒有其他家屬願意幫他，我才會來醫院。現在的我已經沒有那麼生氣了。」隔日，阿仁在加護病房中往生了。

協助阿仁就醫的過程中，除了面對阿仁病情變化及醫療團隊的期待外，阿玉的情緒及心情帶給我的衝擊不小，因此在處理阿仁的醫療事宜時，我向醫療團隊說明阿仁的家庭狀況，除了給予阿仁鼓勵外，也希望醫療團隊可以在看到阿玉時給予多一些情緒支持。不因只是需要阿玉處理阿仁的醫療事宜，同時也希望她在平常生活時，能有更多的勇氣面對許多變化。

雖然因負責腸胃內科的關係，常遇到長期酗酒的病患，並經常處理協尋家屬，也常遇到家屬不願理會、不願照顧的問題，自己也因病患無責任心、並常威脅他人等人格特質，有時會有忿怒及無奈的情緒。

阿仁很幸運，可以遇到一位雖然已離了婚，但仍願意協助他的前妻。我其實也很幸運，每當處理酗酒病患，無家屬願意前來時，雖然忍不住有些感嘆，也會自問社工應如何在此情境中自處，是協助者亦是協調者，面對不同案主的過程中，讓病患與家屬皆可得到支持，這仍是我可以不斷學習之處。在協助阿仁的過程中，改變的不只是阿仁和阿玉，身為社工的我，也間接改變了去面對酗酒病人的態度，了解到可以讓病患得到適切的治療及照顧，進而達到自立更為重要。相信有心、有願，就會有力量去改變及面對。🌱